

善刀試鋒隨緣行

我在台灣闖蕩的歲月（上）

●張慕飛

無職軍官前途茫茫

一九五四年我在西班牙陸軍大學留學，在讀到三年級時，留西的中國同學都準備回國服務，他們離開原來的工作崗位都已近四年，按照年資回國後都有升遷的機會。而我卻是一名無職軍官，這是由大陸撤到台灣後才有的，我由國內的朋友為我謀到一紙無職軍官證明，即在國家有需要的時候，已登記在案的無職軍官可優先進用。

回國職位無著，但這時我仍有三個選擇：第一，加入西班牙外籍兵團；第二，到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去做軍事顧問；第三，返回台灣待命。第一項最為簡便，惟將是個無根的職業軍人。第二項是因我和天主教雷鳴遠神父的關係，他希望我去越南

，替吳廷琰政府作軍事顧問。第三項是回台灣做一個純正的中國人。

這時留西的畢業班同學都期待著一個新職位、新局面，而我這個無職軍官卻面臨迷離與徬徨。

大陸是肯定不能回去的，因為五十年代初，在我家鄉天主教堂方濟格會的義大利籍的祁家齊神父，曾經自羅馬給我一信，說中共政府歡迎我回去，如果現在不回去，將來回來要殺頭的。祁神父的中文素養極佳，表達得明白而直接。我回了他一信，說我還在念書不能回去，將來會提著頭回去。當時大陸上正進行「三反五反」運動，神父的話沒錯，我感謝他的熱心，回信說得有點激憤，卻是實情。

三年級的暑期，我在西班牙的東北部作軍事演習，算是學生實習。演習項目是

防禦作戰，我很高興有這次演習，因為演習過後，使我對比利牛斯山脈的地理情況瞭如指掌。我並非有軍事目的，而是後來對我在伊比利亞半島旅遊及冬季滑雪有很大的幫助。

貴人相助返台發展

自演習前開始，所有的同學都在準備畢業論文，我的論文題目被指定為「對大陸登陸作戰的構想與第一期作戰計畫」，這題目很難作，比我在馬德里大學的文科博士論文「唐吉哥德在中國」還難，因為作為一名無職軍官，很難蒐集到相關資料，諸如戰場氣候，三軍的人員、裝備、編制、後勤設施，聯合作戰的規範，中美聯合作戰的細則，盟軍的概況等等。我的天，如果我要向台灣海峽兩岸任何一方動腦

筋，我都會被誤認爲是間諜，如果再動美軍的腦筋，我就變成了國際間諜。就在這個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理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了在台北的蔣緯國將軍，他是我的老長官、老朋友，已經分隔七年了，我該把我面臨的困境告知他。這時他已是國防部主管作戰的第二把手。當然我也不能向他謀取任何作戰資料，我只是告訴他我將自西班牙陸軍大學畢業，同時祝他生日快樂。這是我離國六年來首次爲他祝壽。

十月十八日我收到他的復信，信中他說國家需要我，促我盡速回國，使我多年困惑一掃而空。一個星期後，我收到台北的電令，促我回國報到，並附來六百美元的旅費。台北的朋友歡迎我回國的信也來了。但我的問題仍在，畢業論文尚無法著筆。我原想以手譯的孫子兵法權充畢業論文；教官不肯，於是我拿出的另一著作「中國戰爭藝術」的西譯本抵充，教官勉強同意，但需呈請西國陸軍總部請示。

十一月初，我和其他四十七位同學同時畢業，由於陸總的回復未到，我只拿到一紙結業證書，直到一九六八年我再訪西班牙時，陸大校長，西國最高國防研究中心主任阿古亞中將才在一次集會上頒給我

西班牙陸軍大學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五年班的畢業證書，發證日期竟仍是一九五六年元月。

我是於一九五一年進入西班牙陸大，入校後住入學校軍官宿舍，食宿費每月結算，我不是國家保送，留學費自理。我根本沒錢，最初尚可按月付出，慢慢的開始拖欠。宿舍管理員明白外國學生通匯不易，特別通融每學期結算一次。我的經濟來源除西班牙獎學金外，靠給香港、台北報刊寫稿稿費及上山挖煤，下海捕魚的勞工費維持的。接到六百元美金，除購買回國機票船票及少部分膳宿費，其餘均還了債。我先由馬德里到馬賽，再乘法國輪船的三等艙到香港，轉回台北。

民族興亡匹夫有責

我在西班牙六年，足跡踏遍西班牙各省及葡屬西非，處處受到歡迎和禮遇，感受到西國朋友的熱情。我離開時，未敢昭告親友，只有兩位朋友到車站爲我送行，一位是我在馬德里大學的同學，另一位是中央社派駐西班牙的管茂生。

抵馬賽時，我拜訪了忘年交林語堂博士伉儷，一九五一年他過訪西班牙時曾叮

嚀我過馬賽一定要去看他。他住在濱海的坎城，見面後，我曾問他，中國國家民族到了這步田地，你們這些哲學家爲什麼沒有像德國的費希德一樣，在國族危亡時登高一呼，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喚醒中華民族魂。林語堂回答說這種工作應由蔣中正總統作最好。我說哲學家作出來更有力量，他想了一會說：你可以到香港去看錢穆，他才是你希望的人選。

輪船航行了廿八天才到香港，到達時正是耶誕夜，我過海去拜訪錢穆，可惜未遇。次年在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遇到錢穆，把林語堂在坎城對我說的話告訴他，他回答說：「張先生，你關心的問題我不斷的在作，只是不夠罷了。」說著，送了我一本「中華民族的歷史精神」的小冊子，並說：「張先生，你已學成歸國，我送你八個字」，說著便信手寫出：「及時試鋒，善刀而藏！」相勉。可惜我沒有「善刀」，無從「試鋒」。

六十年代初，林語堂博士也回到台北，有一次我和烏拉圭駐華公使聯名宴請幾位使節和外國朋友，邀林博士作陪，要求他穿小晚禮服出席。當晚他盛裝而來，還對我說五十年來他第一次穿這種禮服，你

師母翻箱倒櫃找了兩個多小時才翻出來，這樣可讓你師母有點運動。

可惜我出國再回到台北，林博士已長眠在他自己構築的小屋旁的花園中了。

韓國將軍張羅打點

回國那年路過香港，至台灣時，我看到一份英文「中國日報」，報上赫然刊有我的照片，報導裡註明我是第一位自西班牙學成歸國的軍官。

回國的一切手續都是蔣韓國將軍為我辦的，後來由羅列將軍辦公室主任阮尙志上校口中獲知，蔣韓國將軍會拿著我的人事卷宗跑上跑下才辦成。抵台北後，我打電話先向他報到，他讓我住進裝甲之家（該地後來改設靜心小學），有賓至如歸之感。我還是首次來台，一切都覺得很新鮮，裝甲之家送了我一部腳踏車，使我逐漸熟透了台北的一切。

到台北的第三天，蔣韓國派來一位參謀帶我到介壽館去見他，這時我已整出一套軍服，裝甲之家距介壽館很近，約五百公尺，轉三個彎就到了。

入館的手續早已辦妥，我直接由二號門上三樓，上班的時間已過，上上下下的

人仍不少，我按照我的軍階，對同階和上階的軍人統統敬禮。我固然服裝整齊，精神抖擻，但對我來說一切仍是陌生的。

參謀人員引我到達第三廳，在廳長的門口我按著老規矩兩腿一靠喊了聲報告，蔣韓國少將神采奕奕地衝出房門，要擁抱我，我卻硬是按著規矩來，先敬禮，後伸手，再擁抱，蔣韓國將軍抱著我突然吃驚地說：

「慕飛，你怎麼還帶著七年前的三條槓（上尉），快去買一付新肩章來！」

我這才明白，原來因為我肩上過寬的三條槓，才引得人注目。

蔣韓國將軍還說你這校的肩章不該我來換，將來會有重要的人來替你佩戴，說著，一面給我介紹他的辦公室主任陳文韶上校，一面替我換上了細細的三條槓。然後又把我介紹給他的同事一位海軍少將和一位空軍少將。

蔣韓國將軍是我所見到的軍人中，最講究儀容儀態的將領，他由上尉到上將這段歷程中都是如此，雖在某些場合有些戲劇表演化，但不論行止或是舉手投足總是十分得體與優雅的，這雖與他的家世環境有關，但不能否認這也有他自我要求的功

力。

隨從參謀形影不離

在替我辦理恢復軍籍時，蔣韓國將軍總是帶我隨行，他向別人介紹我時，總是說是他聘用的隨從參謀。他當然巴不得有一個和他有同樣學歷（接受過指揮參謀訓練）的軍官作為隨從參謀，然由於一些歷史的因素，他一直未能如願，只借用一位兵科軍官作為他的隨從參謀，用一句老話就是「隨從副官」。

一個副官可以有指揮與參謀的常識，但在學歷上沒有指參的專長。我很高興他有這種認識。

我經常陪蔣韓國將軍出訪，我們先後拜訪了澎湖的胡宗南司令官，台南第十軍軍長張國英將軍，成功大學校長閻振興，第八軍軍長王多年，空軍參謀長羅英德，裝甲第一師師長郭東陽，參軍長孫立人，金門防衛劉玉章司令官等。在金門，國防部把我這個停階十一年的上尉晉升少校，並由劉玉章司令官為我佩少校梅花領章。蔣韓國將軍的參謀李崢少校還帶我去台北六張犁悼祭了蔣韓國將軍已故的夫人石靜宜。在漢中時，我們兩家同住在機場

附近的一間土地廟裡，我還蒙她多方照顧，想不到她竟告仙逝，令人唏噓不已！

蔣緯國這段期間的生活完全是單身貴族的樣子，他在廈門街左近租了兩間民房，儘管他在台北仍是名媛閩秀們注意的對象，但我看不出他有什麼艷遇。一次，我們倆到中心診所掛號門診，一位摩登的小姐注視著我們。他爲了擺脫這善意的秋波，用肘碰碰我說：「慕飛，當心，有人想逮你！」其實，說句老實話，我剛到台北，我算老幾！

這年耶誕節前，他在陽明山的公館舉行耶誕晚會，有歡迎我這遊子的味道，這天我被介紹給他的朋友和他的侄輩，也第一次見到丘愛倫，他的女友，還有蔣孝文與皮宗敢將軍，孝文和皮家的孩子特別來到我面前，大聲說向上尉報到。這天我穿著軍常服褲子，上身穿一件北非軍團有肩綃的軍便服，引起許多話題。兩個青年人都有很好的軍人儀態，雖然他們都有著顯赫的背景，但都進了黃埔而又半途而廢。晚會中有朋友開玩笑作牛頭狀的架式，意在要我表演鬥牛，可惜我不會鬥牛，卻和幾位名媛跳了幾曲輕快的PASODUBLE。

我原是軍校十八期步科畢業，步科爲

軍中之主兵，留學回國照例都要層峰召授，由承簽人員負責引見。蔣緯國帶著我先

到總長辦公室，室內七、八位軍官起立向蔣緯國將軍致敬，然後由一位年輕挺拔的上尉引導我們通過會客室走過總長室，總長離坐迎向蔣緯國，人事廳羅將軍已先到。蔣緯國先向總長介紹了我，總長對我說：「我已經看過你的資料了，很優秀。你在西班牙陸大讀了幾年？」

「四年。」我回答道。

「你回國有什麼願望沒有？」總長又問。

我也沒想地說：「希望到部隊，到金門。」

總長連聲說：「好！好！好！；羅廳長、緯國你們看看給他派職。」

「好！」蔣緯國總是一本正經，一點也不含糊的回答，然後十五度鞠躬敬禮，趨前握手，告退。

接著李崢少校帶我到中山堂附近一家「大同服裝店」訂做軍服。高級將領們包括蔣中正老先生的軍服都由這裡的黃師傅剪裁。我想：黃師傅嘴裡沒有說，心裡一定嘀咕怎麼一個上尉跑來訂作。李崢大概也想到了這一層，說：「張上尉是從西班牙

牙回來的，老板要我帶來的（裝甲同仁一向稱蔣緯國爲老板）。——

黃師傅從南京就開始作高官的服裝，所以到台北仍稱「南京大同服裝店」，黃老板手藝的確不錯，後來我所有的常服、禮服、西服包括一件中式大禮服，長袍馬褂都是黃師傅的手藝。

有了軍服就要下部隊，蔣緯國未經我同意，即把我派到台中的裝甲兵，進入清泉崗裝甲兵學校高級班受訓十個月，我原是山地兵，這時只好頂著西班牙陸大的招牌從頭學起。

在去台中之前，蔣緯國找了幾個朋友聚餐。地點在中華商場的一家餐廳。設施雖然很普通，但手藝卻不錯，好像就是有名的彭長貴那家。這次雖是小吃，卻聚集了幾位曾經在德國留學的軍官，有前軍校七分校的副主任洪士奇，前二〇六師師長蕭勁。一分校楊彬，及炮二旅旅長黃正誠，蔣緯國對我說：「今天都是早期留歐的同學，大家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輩，來歡送你這個唯一缺『德』的留西學生。」蔣緯國永遠是風趣幽默。

蕭勁將軍當年當二〇六師的師長時，蔣緯國是他手下六一六團二營營長，我則

是將手下二營機槍連的副連長。然而蕭將軍到台以後卻成了無職軍官，他很想利用這次聚會重提一下在二〇六師時的關係，希望蔣緯國能在他老哥面前提一下。事後，蕭勁寫了一封長信鄭重其事的交給我，希望這封信經由蔣緯國交給蔣經國先生。

我很小心地交給了蔣緯國，但這封信卻沒有答復。後來我和蕭勁都在台北各大學教德文和西班牙文，偶爾碰見都寂然無語，後來聽說他隨夫人移民美國及篤信宗教而永息主懷！有一次，國防部例行高司演習，蔣緯國是總協調官，余伯泉中將演習藍軍，石覺中將演紅軍，這時三廳的作息時問改為狀況為主，一大早我就看見余伯泉將軍手裡拿著一疊文件走進作戰室，我搶先一步準備應詢伺候，余將軍戴上老花眼鏡在大圖上劃來劃去，突然發覺我侍立在旁，便問：「你是那個學校畢業的？」

「十八期二十二總隊。」我大聲的回答。

「誰問你那個！我問你是哪個陸軍大學畢業的？」同時手指資料說：「這簡直是『高石』！」

我則被弄糊塗了，以為他是說高司演習的高司。幸好蔣緯國聞聲進了作戰室，

才替我解了圍。事後蔣緯國告訴我，余副總長是在罵狗屎。余伯泉原在英國劍橋習法，後又入炮校及美陸參大，自視頗高，和孫立人一樣對黃埔出身而又居高位的將領頗有意見，故在國軍中總有格格不入感！後來余伯泉知道我也是留歐的，又因蔣緯國的關係，對我頗好感，我亦非常敬重余將軍。不久，蔣緯國的好消息來到了，他晉中將，出任第五廳廳長，專管運程作戰計劃。我和陳文韶上校及部分老三廳的軍官陪同他赴任。蔣緯國後來常自嘲的「中將湯」由此開始。我以聘用隨從參謀的身分為他組成辦公室。

蔣緯國的辦公室上軌道以後，我到裝甲兵學校報到，開始學習內燃機、駕駛、檢修各種車輛火炮和通信裝務。這是一綜合強力的兵種，但也受到本身條件的制衡，裝甲厚的，火炮大的，速度一定慢，所以裝甲的發展有先天上的限制。不過像德國的古德里安、隆美爾，美國的巴頓都把強大的裝甲戰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裝甲兵學校的校長是黃埔五期留德的曾蔭懷少將，學校裡的中下級軍官個個身手矯健，學識豐富，而且都有團隊精神，使別的單位羨慕又嫉妒，三軍除空軍的作

戰單位之外，只有海軍陸戰隊可以在訓練與作戰上與裝甲兵匹敵。

在裝校我學到這個技術兵種的基本技術，也學到戰車兵的小部隊戰術和裝甲兵的戰術運用，我開始清楚的分別裝甲兵與戰車兵的不同，使我在大軍作戰計劃中對裝甲兵的角色有了概念。

至交好友浮生樂事

在裝校我交了一批朋友，有些後來成了我的長官，也有的成了我的部屬，例如軍校十五期的徐堅中校，後來變成了我任團長的裝騎二〇八團第一營的營長，但我們仍親密無間。大陸時代在漢口駐過的戰車營的營長龍洪濤，則成了裝二師的師長，學術俱佳，而且是京劇高手，他的母親及夫人在台中都給我相當的照顧。

我是天主教徒，見到天主堂必進，星期天常帶朋友進教堂望彌撒，久之，也影響了一些像我裝校的同學游天慶中校，成了美國聖路易斯浸信會牧師，他的夫人也成了浸信會教堂的名琴手。

在台中我還認識了一位美國瑪利諾教會的本堂神父，聖誕節他送了我很多糖果，使我全營的官兵都吃到了糖。我也認識

了幾個女孩，其中一位是雲南望族唐家的女兒，一位是蔣家的堂侄女；一位想跟我學西班牙文，一個是想通過我了解西班牙音樂方面的知識，但我對她們都敬而遠之。因為對於家庭，我簡直不敢想像。爲了表示忠貞，我把前在西班牙陸大時所收到的大陸家信都交給了蔣緯國。後來他告訴我，那些信他統統鎖在老太太（指蔣介石的姚夫人，蔣緯國的養母）的鐵櫃。蔣緯國的朋友、部下都尊稱他的母親爲老太太。老太太是住在桃園大秦紗廠裡面的一套平房裡，很多個周末我們都來陪老太太。裝甲兵司令部的高級人員，蔣家的近親包括蔣經國和他的子女都來過。後來蔣緯國與丘愛倫結婚，媳婦當然要來照顧婆婆。老太太篤信佛教，家中佛堂香火不斷，有時我們也跪下來陪老太太燒香。老太太不講國語，更不講台灣話，講的是蘇州話，我們聽不懂，只有緯國和姚家近親充當翻譯。我和蔣緯國及愛倫去的時候，除過請安之外無話可講。有幾次節日裡老太太要打麻將，緯國和愛倫都上了桌，那真是衛生麻將，我看將軍比我還慢，其實我們只是在堆城牆，老太太發碼子，也收碼子，還發獎金，皆大歡喜！（未完待續）

歸鄉驚客夢

孫樹模著 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作家孫樹模先生憶說世事滄桑道盡歸鄉感遇情節的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有：古月今城兩面觀、廢園舊事知多少、四載逍遙恨事多、人生長恨水長東、金色年代、大學中的人情味、漫談國文試題、家教何價、門高與不夜、開學期中話選系、落榜、讀書之樂樂何如、羅漢與仙女、綠川細語、看電影、感情的債、雨珠、談總管、午餐問題、鞠躬盡瘁話廷榴、活彌勒——江老、碧海青天菩提心、一簾幽夢在人間、夢斷天涯、美國斐城風光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並附精美彩色圖片二十餘幀，是大專在學同學的優良課外讀物，是年長者的「回想錄」，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